

前 言

《二堂舍子》为河北梆子傳統神話戏《劈山救母》中的一折。故事源出元人杂剧《沉香太子劈华山》及清代抄本《沉香宝卷》等。剧情大意是：

宋时，雒州州官刘彦昌的前妻生子沉香，在学堂因見国舅秦燦之子官保辱师，劝責不听而爭毆起来。沉香一时失手，打死了官保；回家向父哭訴，其異母兄弟秋儿与他爭願抵罪。

刘怜念沉香的生母（三圣母）正在华山受难，有意放他逃走，以图日后为母报仇。后妻王桂英疼爱亲生，先是不願送秋儿抵命；致与刘发生爭执；嗣經刘一番劝解，她也想及三圣母曾救过自己的性命，終于顾全大义，忍痛答应下来。沉香逃走后，刘、王夫妻二人正撫抱秋儿悲慟中，秦府校尉赶来綁走秋儿；刘、王不舍，一同赶了上去。

这一折为鬚生与青衣的对戏，做工、唱念都很繁重，适合选作中級阶段的教学剧目。

这本教材是根据前河北省滄县专区河北梆子剧团筱翠云与孟翠英的演出本整理；并記曲譜选录于后供作参考。

人 物

刘彦昌(胡生) 王桂英(青衣) 沉 香(娃娃生)
秋 儿(娃娃生) 四校尉

〔大鑼小回头，开場。〕

刘彦昌 (內) 嗯哼。(大鑼回头上，念)

雒州^① 居官十六春 (小鑼两击)

圣母苦难常挂心。

沉 香 (內) 走哇! (大鑼水底魚，急跑上) 哎呀! 爹爹呀!

刘彦昌 嗯! (大鑼一击) 我把你們两个冤家，想必是在南学不用心讀書，被先生責打几下，回到家来，为父也要打!

沉 香 (大鑼叫头) 爹爹呀! (小四击头) 只因秦府官保辱罵师长，攪鬧学堂，被孩儿一时失手，将他打死了!

(大鑼一击)

刘彦昌 怎么讲?

沉 香 将秦官保打死了!

① 雒州——雒(luò) 音洛，地名。在今陕西省东南部商雒专区轄境。

刘彦昌 哎呀！（大鑼一击，撕边，晕倒，冲头，唱尖板）

听一言来吃一惊，

刘彦昌 （同）沉香！（小四击头）
沉香 爹爹！

刘彦昌 秋儿！（大鑼两击）

秋儿 爹爹！

刘彦昌 儿啊！

沉香
秋儿 爹爹呀！

刘彦昌 （接唱尖板）

冷水澆头怀抱冰。

他姑母現坐西宮院，

他父国舅在朝中，

雒州官害了十二个，

誰不怕来誰不惊。

出言我把儿們問，

你們哪个奴才打伤人？（大鑼住头）

沉香
秋儿 （同）孩儿我将人打死的！

刘彦昌 噯呀！（大鑼一击，梆子穩，唱快板流水）

奴才都說把人打死，

該叫哪个偿性命？

不問小来先問大，

再把沉香問一声。

沉香，秦府官保，是你們哪一個打死的？

沉香 是孩兒將他打死的！

劉彥昌 近前來！（叫沉香趨前，打沉香）好奴才！（唱尖板）

劉彥昌在二堂怒氣生，

罵聲沉香小畜生，

手拉沉香去償命——（大鑼一擊）

秋 兒 爹爹，人是我打死的！

劉彥昌 啊？

秋 兒 是孩兒打死的！

沉香 我打死的！

劉彥昌 （接唱尖板）

他兄救弟來弟救兄。

兒們啊！打死他家一人，也不過是一人償命，你弟兄
爭來爭去，莫非叫為父舍了你弟兄兩個不成！

沉香
秋 兒 （同）兒我情願前去償命！

劉彥昌 唉，兒們哪！（撕邊大鑼一擊，唱小安板）

昔日里孤竹君①身染重病，（轉二六）

他要那次子把王位承。

① 孤竹君——傳說為古商朝時的一個小國國君。他臨病危，立遺囑命次子叔齊繼位。死后，叔齊堅請其兄伯夷為君，伯夷因有父命乃逃走，叔齊也相繼走而不就。以後，周武王伐紂，他弟兄曾于馬前劝阻，周得天下，二人隱居首陽山，不久凍餓而死。

那叔齐分长幼不肯应允，
那伯夷遵父命也不敢担承。
伯夷他逃走离宫院，
叔齐让位也逃出宫；
老天爷不睁眼降下雪片，
首阳山①冻死二弟兄。
为父的怎比那孤竹君，
你弟兄怎比二贤人。
漫说是打死了秦府的官保，
打死那庶民子也了不成。
千斤的担子我担不动，（轉留板）
快快請你的母到前厅。

沉香 有請母亲！
秋 儿

王桂英 （內唱倒板）

忽听得二姣儿一声請，

沉香 母亲快来！
秋 儿

〔小鑼穩，王桂英上。〕

王桂英 （唱二六）

后堂內来了我王氏桂英。（轉留板）

来至在屏風后側耳听，

① 首阳山——山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南方。

刘彦昌 这两个小奴才真正的可恼！（哭。）

王桂英 （接唱二六鎖板）

他父子因何故大放悲声？

刘彦昌 夫人哪！

王桂英 老爷！（小四击头）

刘彦昌 这两个小奴才，不好好在南学讀書，竟将秦府官
保打死了！

王桂英 哎呀！（撕边大鑼一击）

沉香
秋儿 母亲！

王桂英 （唱尖板）

听一言吓的我三魂不在，（大鑼冲头轉叫头）

沉香！（小四击头）秋儿！（大鑼两击）我把你两个奴才
呀！

沉香
秋儿 母亲哪！

王桂英 （接唱尖板）

好似霹雷打头来！

老爷，可曾問过这两个奴才，是他們哪个将人打死？

刘彦昌 方才下官問过沉香，沉香言道，是他将人打
死……

王桂英 好一个苦命的冤家呀！——唉！既是沉香将人
打死，老爷就該帶沉香前去抵命啊！

刘彦昌 夫人慢着，我也曾问过秋儿，秋儿言道，人是他打死的。

王桂英 这秋儿么……

刘彦昌 正是。（小鑼一击）

王桂英 老爷！我来问你，但不知打死秦府几个儿子？

刘彦昌 打死他一个儿子。

王桂英 着啊！打死他一个儿子，难道说叫我两个孩儿与他抵命不成？

刘彦昌 是啊，下官正因此事为难。

王桂英 老爷，你莫怪妾身说你……

刘彦昌 你说下官何来？

王桂英 你来到雒州居官轄民，黎民百姓审了多少，連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审理不清，怎与朝廷出力报效！（小鑼一击）

刘彦昌 哎呀，夫人啊！这两个小奴才俱都是你我亲生的儿子，你叫我是怎样的审？怎样的問哪？

王桂英 嗯，此事不出在我的头上……

刘彦昌 若是出在夫人你的头上呢？

王桂英 不消三审六問，一审就审他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刘彦昌 如此说来，我就拜托夫人你替下官审了吧！

王桂英 但凭老爷作主。

刘彦昌 如此，有劳夫人你了。

王桂英 老爺請。

刘彦昌 夫人請。(小鑼一击,背白)哼,我看你是怎樣的審法! (小鑼五击,下。)

王桂英 沉香,秋儿,还不与娘跪了! (小鑼一击)你們哪個奴才將人打死?

沉香 秋儿 (同)孩儿將人打死,孩儿將人打死!

王桂英 嗯! 我把你两个冤家,在为娘面前,还是这样爭吵! 莫說你們两个冤家,就是那雒州黎民百姓,来在为娘面前,也要有个排大論小。秋儿起去,沉香对娘訴来。

沉香 母亲哪! (唱二六)

孩儿南学把书念,
秦官保无理欺先生。
看事不公将他問,
他罵儿言語不中听。
他罵孩儿是妖魔养,
他罵兄弟是二娘生。
官保本是儿打死, (轉二六鎖板)
情願与他偿性命。

王桂英 听你之言,敢是你这个奴才將人打死?

沉香 孩儿打死的。

王桂英 近前講話。

沉香 讲说什么？

王桂英 (打沉香, 唱尖板)

一掌打你二堂上，
大罵沉香小畜生，
命你南学把书念，
誰教你南学去行凶？
在二堂我把沉香打，

〔大鑼一击，刘彦昌暗上偷听，旋又下。〕

王桂英 (打沉香)好奴才！(大鑼一击)好奴才！(大鑼一击)

好奴才！(大鑼一击，見秋儿趋前求情，接唱尖板)

小秋儿抱家法不放松，
他弟兄倒有手足义，
难道說我无有母子情。(大鑼两击)
审罢沉香把秋儿問，
哪个奴才打死人？(大鑼住头)

秋儿你也与娘跪了！(小鑼一击，秋儿跪地)我来問你，
秦府官保是你們哪一个打死的？

秋 儿 (念)秋哥跪二堂，

母亲听端詳：

王桂英 啊？

秋 儿 (接念)人是我打死，

王桂英 (惊慌)你……

秋 儿 (接念)情願去抵償。

王桂英 这……你可知道，打死人……

秋 儿 要偿命。

王桂英 你不怕死？

秋 儿 不怕死。

王桂英 嗯！小小年纪，焉能将人打死，看起来就该……

〔刘彦昌暗上。

秋 儿 （哭）母亲啊！

王桂英 （哭）儿啊！（大锣一击，拥抱秋儿。）

刘彦昌 夫人！

王桂英 老爷！

刘彦昌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王桂英 怎么是我的不是了？

刘彦昌 方才申问沉香，举手就打，开口就骂；如今申问

秋儿，不打不骂，说了一个该字……这该字是何道理
啊？

王桂英 这……（小锣一击）

刘彦昌 噢，想是你这有娘的孩子该活，我那无娘的孩子
该死，你道是也不是？

王桂英 啊……

刘彦昌 什么？（大锣一击）

王桂英 老爷！

刘彦昌 哼！

王桂英 （唱尖板）

适才我把沉香打，
如今打秋儿我也不心疼。

手使家法将儿打……(打秋儿)

好奴才！(大鑼一击)好奴才！(大鑼一击)好奴才！(大鑼一击)老爷，我……我打了！(撕边大鑼一击)

刘彦昌 啊？(大鑼一击)

王桂英 我打了！

刘彦昌 哎，你打迟了啊！(大鑼一击)

王桂英 (哭)儿啊！(接唱尖板)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

刘彦昌 啊夫人，审了半晌，秦府官保到底是哪个奴才打死的？

王桂英 妾身问过沉香，沉香言道，人是他打死的，就该带沉香前去抵命啊。

刘彦昌 可曾问过秋儿吗？

王桂英 秋儿么……

刘彦昌 正是。(小鑼一击)

王桂英 他他他，他也说将人打死啊！(小鑼一击)

刘彦昌 (冷笑)呵呵呵。(小鑼一击)好，好一个他也说将人打死！夫人我把你好有一比……

王桂英 比作何来？

刘彦昌 好比一盆浆糊！

王桂英 此话怎讲？

刘彦昌 你糊塗得紧呐!

王桂英 (大鑼叫头) 老爷呀! (小四击头) 老爷身为雒州正堂, 連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审問不清, 反来埋怨妾身不成?

刘彦昌 夫人哪! 下官身为雒州正堂, 上为朝廷办事, 下为万民分忧, 若是黎民百姓犯法, 輕者板子打, 重者夹棍夹; 如今, 这两个小奴才犯在下官手內, 你叫我有板子打在他們哪个身上? 有夹棍夹在哪个腿上? 有道是: “清官难断家务事”。

王桂英 嗯, 我“有手难打自亲生”。

刘彦昌 夫人好一張利口!

王桂英 老爷也不差!

刘彦昌 不用你审!

王桂英 哪个要审!

刘彦昌 不用你問!

王桂英 哪个要問?! (大鑼冲头, 叫头)

刘彦昌 (同哭) 沉香! 我儿!
王桂英 (小四击头) 秋儿! 我儿! (大鑼两击) 儿啊!

(大鑼一击) 唉! (大鑼五击) 为了两个小奴才, 不要伤了我夫妻的和气。(小鑼一击)

刘彦昌 啊夫人, 請过来。

王桂英 老爷讲說什么?

刘彦昌 若不然, 下官去問沉香, 夫人去問秋儿, 两下一

对也就明白了。

王桂英 就依老爷。

刘彦昌 請! (小鑼一击)

王桂英

刘彦昌 啊,儿啊!

王桂英

沉香 爹爹!

秋儿 母亲!

刘彦昌 那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

王桂英

沉香 (同)是孩儿打死的。

秋儿

刘彦昌 嗯!我量你也不敢!这一問我就明白了,这一

王桂英

問我就明白了。

王桂英 老爷明白何来?

刘彦昌 夫人明白何来?

王桂英 妾身問过秋儿,秋儿言道,人是他哥哥打死的,

他站在一旁,連手也未曾动。啊,老爷不信你来看
哪——

刘彦昌 看什么呀?

王桂英 你看秋儿生的好似綿羊一般,他焉能将人打死?

刘彦昌 噯,这就不对了!

王桂英 怎見得?

刘彦昌 方才我問过沉香，沉香言道，人是他兄弟打死的，他站在一旁也是連手也未曾动，他已經吓傻了。不信夫人請看——

王桂英 看什么？

刘彦昌 你看那沉香，好象女孩儿一般，他焉能将人打死？

王桂英 如此說来，还是不得明白。

刘彦昌 还是不得明白。（小鑼一击）

王桂英 老爷請过来！

刘彦昌 嗯，夫人讲說什么？

王桂英 若不然，妾身去問沉香，老爷去問秋儿，两下一对，也就明白了。

刘彦昌 啊，就依夫人。

刘彦昌 請！（小鑼一击）

王桂英

刘彦昌 （同）秋儿！

王桂英 （同）沉香！

秋 儿 （同）爹爹！

沉 香 （同）母亲！

刘彦昌 （同）那秦府官保是你們哪一个打死的？

王桂英

秋 儿 是孩儿打死的！

沉 香

刘彦昌 打死人可要偿命啊？

王桂英

秋 儿 情願償命。
沉 香

刘彦昌 舍得一双爹娘？
王桂英

秋 儿 难以割舍。
沉 香

刘彦昌 你自己的性命呢？
王桂英

秋 儿 几命該如此啊！
沉 香

刘彦昌 着啊！（小鑼一击）“好汉作事好汉当，岂肯連累
王桂英

二爹娘，”这一問我就明白了，这一問我就明白了！

（小鑼一击）

王桂英 老爷明白何来？

刘彦昌 啊，夫人又明白何来？

王桂英 妾身問过沉香，沉香言道，人是他打死的，不与
他兄弟相干哪！

刘彦昌 噯，越发不对了！

王桂英 怎見得？

刘彦昌 方才我問过秋儿，是他言道，人是他打死的，与
他哥哥毫不相干哪！

王桂英 如此說来，还是不得明白。

刘彦昌 唉，还是不得明白！

王桂英 还是不得明白! (小鑼一击)
刘彦昌

王桂英 (順口地) 嗯, 依妾身看来一定是沉香!

刘彦昌 哎, 教下官看来, 一定是秋儿!

王桂英 一定是沉香!

刘彦昌 一定是秋儿!

王桂英 沉香, 沉香!

刘彦昌 噯也! (大鑼两击) 此事, 一不是沉香, 二不是秋儿, 乃是我刘彦昌私自出衙将人打死。也罢! (大鑼五击头) 待我去到秦府替你那两个儿子偿命啊!

王桂英 (大鑼叫头) 老爷呀! (大鑼四击头) 依妾身看来, 一不是老爷, 二不是两个奴才, 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出衙将人打死, 待我去到秦府, 替你那两个宝贝儿子前去偿命!

刘彦昌 慢来! (大鑼一击) 夫人, 你言来語去, 下官我倒明白了。

王桂英 老爷明白何来?

刘彦昌 若是沉香将人打死, 少不得沉香与人家偿命啊……

王桂英 若是秋儿呢?

刘彦昌 唉, 若是那秋儿么……

王桂英 怎样? (大鑼一击)

刘彦昌 少不得也叫沉香前去偿命!

王桂英 却是为何？

刘彦昌 夫人你想啊，若是秋儿在外边闖下大禍，回得家来，前厅叫道一声父，有下官与他作主；后堂叫道一声母，有夫人你替他担待。想那沉香，回得家来，前厅叫道声父，（大鑼齊边一击）下官我眼巴巴的不能与他作主；后堂叫道声母……（大鑼齊边一击）夫人，他的母亲你是知道的，看起来，还是叫我这少娘无母的孩儿前去偿命吧！（冲头轉大鑼叫头）沉香！（大鑼小四击头）我儿！（大鑼两击）唉，（大鑼一击）儿啊！（大鑼一击）

王桂英 （扑向沉香）儿啊！

刘彦昌 噯，你的儿子在那边厢呢！

王桂英 （又扑向秋儿）儿啊！（大鑼垛头）

刘彦昌 （唱二六）

刘彦昌我心悲痛，
哭一声沉香小姣生！
眼前若有你亲娘在，
怀抱着我的儿一样疼！
哭成了泪海終何用，
当不了秦府偿性命。（轉留板）
犯法绳我这里拿在手，（轉二六）
捆綁哪个我也心疼！
我有心带沉香去偿命，
想起了三圣母有恩情；